已经达到使用年限 保养没用事故不断

默克尔“二手”专机要“退休”

一辆“失控”的面包车日前“碰瓷”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专机，让默克尔只能改乘直升机。看起来这只是个不起眼的事故，却已经是德国政府机队5个月来的第七起。故障频率如此之高，也难怪德国政府大多数成员越来越难“约”到政府专机，只得乘坐商业航班出行。

粉丝激动忘拉手刹

德国总理默克尔14日搭乘庞巴迪环球5000型公务机，从柏林飞往多特蒙德参加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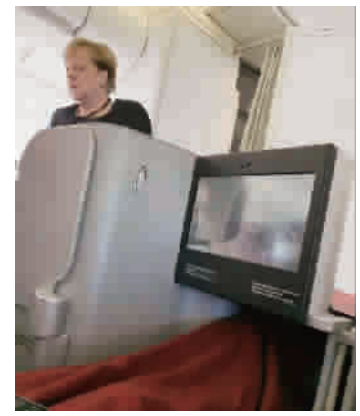
据德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时默克尔的专机就停在多特蒙德机场，三名机组人员还坐在专机里。下午1时30分许，只听一声巨响，一辆手刹没拉的面包车径直撞上了专机的头部。

“闯祸”的是一辆雷诺牌红色面包车。小道消息称，面包车当时由机场一名员工驾驶着在飞机跑道上作业。大概是难得见到政府专机太激动，司机下车想要拍照时忘了拉手刹，结果面包车“失控”地缓慢驶向专机，撞个正着。

默克尔原计划下午3时45分搭乘专机回柏林，但这起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故发生后，航班只得取消。默克尔后来改乘德国空军直升机返回柏林，行程耽搁了快两个小时。

政府高官纷纷“中招”

尽管这起事故是因粉丝而起，但在这之前德国政府专机已经让出行的政府高官尴尬了好多次。



▲ 默克尔专机被撞的新闻报道
▶ 默克尔出现在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民航班机上　本版图 GJ

让人开始关注到糟糕的德国政府专机的，莫过于去年最让默克尔出糗的二十国集团阿根廷峰会期间。当时，默克尔搭乘政府旗舰专机、空客A340型“阿登纳”号，在飞到荷兰上空时忽然出现通信系统故障，不得不返回德国，降落在科隆。第二天，默克尔改乘商业航班，紧赶慢赶飞抵阿根廷，但还是错过了峰会开幕式。

今年，德国政府专机更是和政府官员们玩起了“猜猜谁是下一个倒霉蛋”的游戏。从1月至今，德国政府专机连续出了6起大大小小的事故，从总统到部长纷纷“中招”。默克尔专机被“碰瓷”，已经是5个月来的第七起。

购买新机提上日程

德国空军资料显示，16架政府专机来自空客和庞巴迪。虽然“出身”看起来还不错，但比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空军一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伊尔-96”，默克尔的“二手”专机太寒酸，德国媒体甚至揶揄称这是“德式简朴”。

据德国媒体报道，分别以联邦德国战后首任总理和总统命名的“阿登纳”号和“豪斯”号均为空客340-300型，机龄已经超过20年。在2009年被德国空军买下并编入政府飞行执勤队的白色机队前，这两架飞机曾作为汉莎航空公司旗下的航班客机，分别服务了9年和10年，如今专门负责德国高官的长途飞行。中短途出行则主要靠另外14架也不怎么样的飞机和直升机。

此前德国联邦空军发言人还试图辩称，过去两年里机队执行的1600架次政界出行任务中，“只有18次出问题，还不到2%”。但今年以来，还不到半年就出了7次事故，显然让这样的说辞无法令人信服。

老飞机终究是老飞机，用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的话说，“不管多么尽心尽力保养，总有到使用寿命的那天”。政府专机在世界各地丢人现眼后，精打细算的德国人终于将购买新飞机的计划提上日程，决定添置3架空客A350，每架约1.8亿欧元，另外还要约1亿欧元改装。不过考虑到交付时间，德国政府机队可能要到2022年才能迎来首架新专机，那时任期已满的默克尔应该是坐不上了。　本报记者　**齐旭**

相关链接

德国政府专机今年多次出事

1月7日　出访非洲的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部长穆勒乘坐的庞巴迪环球5000型公务机的阀门在马拉维发生故障，第二天只能坐商业航班飞往赞比亚。而从德国飞去给环球5000型送备用零件的飞机也发生故障，发动机冒烟。穆勒一行人被困在赞比亚，最后不得不取消行程。

1月30日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因乘坐的“豪斯”号出现故障，只能滞留在酒店，没法按计划从埃塞俄比亚返回柏林。

2月28日　出访马里的德国外长马斯因为专机的液压系统泄漏，被困在专机上，没法回国。德国军方只得多花30万欧元，派了一架A340专机接马斯返回柏林。

4月1日　经历了4个月大修的“阿登纳”号在美国纽约着陆时轮胎爆炸，防抱死系统失灵，不得不用拖车拖到指定停机位。“倒霉蛋”马斯被迫在飞机上等了1个多小时，错过了联合国安理会非正式会议启动仪式。

4月10日　又是“阿登纳”号，在科隆起飞时轮胎爆炸，好在机上没有政府官员。

4月16日　一架刚完成大修的环球5000型公务机试飞中出现故障，紧急迫降。返航过程中又多次大幅度滚转，两翼刮擦地面，于是再次进厂维修。

禁止强奸或乱伦受害者堕胎惹众怒

小小胚胎缘何“撕裂”美国

在美国，堕胎合法性是个极富争议的敏感话题，几十年来一直撕扯着社会的肌理和神经。

日前，继肯塔基、密西西比、俄亥俄和乔治亚州之后，以保守著称的阿拉巴马州也正式通过堪称史上最严格的《限制堕胎法案》。对此自由派毫不买账，反对人士21日在联邦最高法院门口集会，抗议《限制堕胎法案》。为何这一法案会在美国引发如此对立的情绪？

法案内容极具争议

阿拉巴马州参议院以25票赞成、6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的这一《限制堕胎法案》规定，只有在受到“严重的健康威胁”时，孕妇才可以堕胎；即使是强奸或乱伦的受害者，一旦怀孕也必须把孩子生下来；若违反禁令，协助堕胎的医生被视为刑事犯罪，面临最高达99年的有期徒刑。不过，法案并不会对寻求堕胎的女性进行惩罚。

对于不将强奸或乱伦纳入例外情形，阿拉巴马州参议员和法案起草人各自给出理由。在议员钱布利斯看来，所有父母或监护人都必须告诉女孩，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应立即寻求他人帮助，然后才会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否则，迟到的正义等于否定正义。而法案起草人约翰逊认为，无论受精过程怎样发生，结果都一样——产生了一个小生命，而这个未出生的小生命应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过分强调强奸等极端情况，那法官将难以判断哪种怀孕受法律保护。反对者要求将强暴或乱伦致孕情形排除的呼声，虽然看上去很合理，但违背了立法初衷。

美国女性集会抗议《限制堕胎法案》

矛头直指最高法院

作为反堕胎阵营的一员，此次阿拉巴马州将矛头直指1973年最高法院裁决承认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州长艾维甚至在签署法案时直接指出，虽然法案有可能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但她希望上诉程序能迫使最高法院重新审视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结果。

阿拉巴马州为什么有如此底气叫板最高法院？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现在美国法律界氛围趋向保守，有利于反堕胎阵营。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台以来任命了两名大法官戈萨奇和卡瓦诺，均为极端保守派。如卡瓦诺大法官多次公开表示对已故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的赞许，而伦奎斯特被认为是反堕胎的核心力量。特朗普的任命让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变成了5比4，而自由派里还有两位年逾80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和布雷耶，如果特朗普能连任成功，倾向反堕胎的保守派与挺堕胎的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甚至可能变成7比2。

而即便没有推翻最高法院裁决，保守派也希望借此机会在堕胎问题上获得更大程度的自主权，即由州一级机构自行决定是否立法禁止堕胎。

社会反响空前强烈

《限制堕胎法案》引起的社会反响，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始料未及的。

著名歌手Lady Gaga第一时间在“推特”发声：“阿拉巴马州的反堕胎法案令人愤怒，它竟然将强奸和乱伦受害者排除在合法堕胎之外。而且协助堕胎的医生所受刑罚比强奸犯还重？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大量民主党人士对法案表示抗议。已经宣布参加明年大选的佛州参议员桑德斯说，堕胎是宪法赋予的权利，阿拉巴马的法案违宪。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该法案是对女性生命和基本权利的践踏。

一些没有政治倾向的普通网民同样感到愤慨。有女网民表示，都2019年了，堕胎竟然非法，简直无法想象。还有反对者嘲讽说，现在的美国真是一下子倒退到石器时代。

除了口诛笔伐，一些组织也行动起来。阿拉巴马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将与其他民间组织一起，在几周内对该法案提起上诉。

今年以来，美国有17个州已经或试图立法限制堕胎权，另有一些州明确表示反对这样的立法。女性堕胎权已经从一项个人权利之争，演变为民主党控制的“自由州”与共和党控制的“保守州”之间的政治斗争，也有很大可能在最高法院掀起论战，进而将美国社会拖入更加“撕裂”的境地。　**陈志豪**

相关链接

罗伊诉韦德案

1969年8月，得州21岁的女招待麦科威声称被强奸而怀孕。她无力也无意生养孩子，因而要求堕胎。但得州法律规定，若孕妇无生命危险，堕胎便是犯罪行为，堕胎人将被处以最高达10年的刑期。因此，没有医生愿为她实施堕胎手术。

走投无路之际，麦科威在两位律师的帮助下，化名罗伊，于1970年3月指控得州的堕胎禁令侵犯她的个人隐私，要求联邦法院宣布该法律违宪并禁止执行。当时韦德是地方检察官，所以此案被称为罗伊诉韦德案。三名联邦法院法官以违反宪法第9修正案为由，判决支持她的诉讼请求。

但联邦法院只是宣布堕胎禁令违宪，并未下令让得州停止执行，因此罗伊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

经过一年两个月的审理，最高法院1973年以7比2的多数意见裁定，得州限制堕胎的法令过于宽泛地限制了孕妇在妊娠过程中的选择权，侵犯了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保护的个人自由，构成违宪。布莱克门大法官代表多数意见，作出支持罗伊的判决。

此次案件的最大影响是，最高法院在法律层面上认定了女性拥有堕胎权。美国联邦法律明确规定，女性在怀孕20周之内，可以与医生商讨，在保护女性健康的前提下堕胎。